

书林漫步

储光羲的悲哀

◎陶晓跃

盛唐诗人储光羲,他的光焰在不怎么耀眼。虽然开元十四年,他也进士及第,先后当过多个地方的属官,也过了一把监察御史,但终究没什么出息。仕途不得意,他便隐居,虽然不乏孤寂,可也让储光羲觉出了人生的悠闲与惬意。

“日暮长江里,相邀归渡头。落花如有意,来去逐轻舟。”这首《江南曲》,上联写夕阳西下,江风习习;相约渡口,一同晚归。下联写落花如果有意,定然紧随船儿漂流。显然,诗句隐含着一种期待,这样的期待被诗化了,剔除了任何的俗念而彰显出纯洁的美。

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说储光羲诗“格高调逸,趣远情深,削尽常言,挟风雅之道,养浩然之气”。储光羲的诗难说“养浩然之气”,但“风雅”可见一斑。

“垂钓绿湾春,春深杏花乱。潭清疑水浅,荷动知鱼散。日暮待情人,维舟绿杨岸。”(《钓鱼湾》),诗以清新流利的语言,描绘钓鱼湾春意盎然的风物:翠色欲滴的钓鱼湾,红白相间的杏花,与青绿的草木相映;潭水清澈见底,鱼儿游动搅得水面上的荷叶摇晃。夕阳斜依远山,绿柳轻傍扁舟,原来那垂钓者不是“垂钓”鱼,也不是“垂钓”一湾浓绿的春色,而是在“垂钓”心上的人儿。

储光羲以描写田园山水而扬名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他的诗“源出陶潜,质朴之中,有古雅之味,位置于王维、孟浩然间,殆无愧色”。他的《田家即事》即以古拙的形式反映农家生活的况味。

“蒲叶日已长,杏花日已滋。老农要看此,贵不违天时。迎晨起饭牛,双驾耕东菑。蚯蚓土中出,田乌随我飞。群乱乱啄噪,嗷嗷如道饥。我心多侧隐,顾此两伤悲。拨食与田乌,日暮空筐归。亲戚更相诮,我心终不移。”诗以老农一日的耕事展开,前六句写不违农时,勤于躬耕。中间四句写田乌觅食,嗷嗷待哺。后六句写拨食田乌,空筐暮归。老农悲天悯人的心性,便在这极为简练的叙事中凸现出来。

老农的心志坚定不移,可储光羲终于熬不住隐居的寂寞。天宝末年,储光羲奉使至范阳。可不久安禄山叛乱,攻陷长安。安禄山设立伪朝,搜罗大唐的大小官吏,储光羲也被胁迫接受了伪职。

安禄山兵败,大唐秋后算账。储光羲虽说是“自归”,却难脱“贰臣”之嫌。他被贬到岭南,最终病死。

储光羲隐居时写过一首五言律诗《咏山泉》:“山中有流水,借问不知名。映地为天色,飞空作雨声。转来深涧满,分出小池平。恬澹无人见,年年长自清。”

诗人借山泉抒发自己的澹泊、自己的高洁。可他终究没能如泉水一样“长自清”,乃至新旧两唐书都将他远远关在了门外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高莽

1926—2017,翻译家、作家。



老虎洞 2017年6月,我和肖复兴、罗雪村兄一起去“老虎洞”拜访高老,那天他很高兴,现场为肖复兴兄画像。那天没时间画高老的“老虎洞”,借此机会补画,怀念高莽先生。

写在书边

尤敦信的“怪姓”

◎梁麦

陶亢德《陶庵回想录》提到一位“尤姓”故人,据编者注,“这是指尤敦信。尤敦信(生卒年不详),字符赤。江苏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”。虽说此人“为我苏望族”(《姑苏竹枝词十四首》张寿鹏跋),却十足地是个“怪姓”。

1935年4月9日,《申报》刊登槐公《怪姓再续》,列举五个“怪姓”,其一即尤姓,“尤不是‘朱秦尤许’的尤,它比尤字少一点,音汪”。4月26日,该报刊登微雨《怪姓正误》,认为槐公之说“大误”,“尤为尤之古字,凡稍完备之字典,即有记载,姓尤者,即为姓尤,绝非音汪也。我国各地,姓尤者甚多,凡无锡、苏州之尤姓,皆无一点,而姓尤字,均属尤文简公(尤袤)之后裔,苏州如刘家浜尤、凤凰街尤,皆姓尤而少一点者,刘家浜尤,为昔年苏州首绅尤先甲鼎孚,其子孙极多,从未闻呼之为汪鼎孚也”,而尤敦信即尤先甲之孙。至于“何以尤有尤之姓,而其来源如何”,作者“未能详考,或谓因尤字有点形如犬字,故去其点,此说似太无稽,惟尤为尤之古字,则可以考,尤字音汪,固属不谬,但尤姓,则仍应音尤”。

至于尤敦信生卒年,《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》括注为“1898—1986”。1920年,尤敦信取得东吴大学理科学士学位,当年《东吴年刊》之上记载“Age 22”,以实岁计,固然生于1898年,如为虚岁,则未必了。该刊附有老见春对尤敦信的评语,“勇于任事,不辞劳怨。历长校外学生,众论翕然。君书法娟秀,为文又极瑰丽之致。任东吴杂志社总干事者二年,殊多擘画;杂志声誉斐然者,君之力居多也。君又善歌,惟不轻试。治化学试验得意时偶一为之,曼声歌美哉美哉!中华民国之歌,声抑扬悦耳,侪辈闻之,则亦神往而忘倦”,但著录姓名作“尤敦信”,《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》亦然。



新书快递

**染墨的指尖:
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**
[美]安东尼·格拉夫敦著 陈阳译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书籍制作的基本细节对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本书介绍了书籍制作过程中的诸多凌乱而复杂的细节,并细致入微地展现了造就书籍黄金时代的体力和脑力劳动。

汉文与东亚世界
[韩]金文京著
上海三联书店

以训读解汉字,以汉文喻东亚。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在日韩籍学者金文京,通过追溯汉文流变之历史,辨析各国汉文之异同,以训读为切入口,深度剖析了一个既密不可分又截然不同的东亚世界。



万物变形记
[英]阿德里安·米切尔著 艾伦·李绘图 顾真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奥维德把诗献给神话。米切尔把神话还给众生。艾伦·李让众生亲历仙境。作者抽取饱含笑泪明暗的故事,以自己的诗与散文复活它们、重构它们,让它们在现代阳光下再次行走坐卧、生生不息。

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
赵汀阳著
商务印书馆

本书是一本科技哲学的文集,多数关于人工智能问题,但不限于此,也涉及基因编辑等,较为集中探讨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区分、本质、危险、可能的解决办法等问题,具有前沿学术价值。

书评书话

最阴暗与最华美

◎胡文辉

《刺客聂隐娘》在大陆公映,成了一大话题,最激烈的自然是“好看”与“不好看”之争。我是站在“不好看”一边的,所以不会去看。

不过,这部片子倒有一个“积极作用”,就是使大家聚焦于晚唐藩镇这个历史背景。我是用手机读《资治通鉴》的,在电影公映前后,正好读到晚唐五代部分。

读《通鉴》,读到中唐,多是宦官专政的事,读到晚唐部分,就几乎

都是藩镇割据的事了。藩镇总是互相吞并,同时又抗命中央,混乱、暴力、残酷——这就是“刺客聂隐娘”的世界。

不过,若是换一种打开方式,换一种文本,通过诗词来看晚唐,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:唯美、华丽、抒情。

前一种记录是真实的,后一种记录也非伪造。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,时代分裂为两个世界:最阴暗的

世界、最华美的世界。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。也许,正因为政治社会太过阴暗,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太过华美的文字吧!

有个别人,成为这一历史平行宇宙——最阴暗的世界与最华美的世界——之间的接口。比如韩偓,在阴暗的政治世界里,他是忠臣,逆时代而动;在华美的文学世界里,他是艳诗写作者,与时代同欢。